

餘冬序錄

八之十一



漢書門			
九	七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二	〇	八	二

內閣文庫	
漢	九
書	七
類	二
冊	二
架	〇
函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3)
函號	307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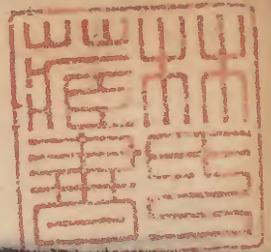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餘冬序錄塞耳卷之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內篇第八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管仲引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嗟夫徒之蕃而以相求而相恤於正直也何有蜂蠆有毒皆能害人况惡黨乎可畏哉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秦於范中行氏而著節於智伯其用之者使然也

○宋襄公一命而害二君又用諸淫事之鬼滅天道矣泓之戰乃欲不重傷不食四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

真盜跖之仁義也

○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丘掘之數仞得

石擲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為靈久矣現莊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

外駟馬不行踏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擲其銘曰佳

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

之馬冢博物志葬有銘從古而然古人鑄造器物皆有款

識石擲之銘蓋欵識之類爾據銘所言豈識締之書從

古已有此術邪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能復有所為而黃東發以為蠡

功成身退徒齊徒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出春

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

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

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

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豫讓之事史記以次專諸而傳之刺客致堂胡氏謂

馬遷淺之乎知讓矣讓之報讐言無所為而為非特可為

委質事人之法雖大學之道亦不過是春以為不然春

以時有論其畧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

變者讓視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

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苟焉事之既事之

其可苟焉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

其亂救其亡其何以當其所遇瑤之不仁輔果能知之韓
魏之必反絺疵能知之而讓顧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
之喜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
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
夫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
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
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行氏而事
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人命不可知方來之事會
在天不在已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未
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爲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者以
讓之事足爲委質事人之法令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

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
而可乎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
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
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
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
爲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
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
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
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議子長之失矣

○柱厲叔死苾敖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
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媿天下之爲

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二臣之節可尚已而必曰將以醜將以媿非賢者之言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醲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爲昔者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亂以醉箕子非夫漁父

所謂聖人者歟茲箕子所謂佯狂者歟袁粲妙德先生傳云先生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主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先生蓋有懲於三閭人夫而從漁父之教者歟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趙王歸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

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
以為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
以吾兩人存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頰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漢光
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潁
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過潁川謂左右
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
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
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
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

皆魚兩人之饜恂出迎於道捕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
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
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公
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或以
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藺之釁先起於頰釁爭端也相如
降心類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
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辜必且謝過乃更
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
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
比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漸謝然後開宣慰勉聽
其自釋則允善矣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

蘭之譽起於頰頰非有以取之也頰之聞義而服蘭實感之賈寇之事復非廉將軍班恂其得與相如此乎當復却將殺人於境之時史氏謂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此固壞亂之後興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遽革者復固不得辭其不戢之罪矣復之所部光武之臣也恂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輒戮於市不憚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恂也與復並列將相宜悉復之為人光武嘗謂復輕敵其能犯而不校者乎使當入境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勒兵之追不在其吏士皆醉之際復則罪大矣恂其無自取之累乎恂持善於補過而為國之言無媿於相如耳復以帝

為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於頰者矣故為之評曰相如之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恂也頰之自反過弗憚改復非所及帝為分之而後釋焉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抑又其次者乎效廉蘭而不得猶可為賈寇下此則難乎其為賢矣時貴州守臣有失和者愷為是言而責備於恂以附春秋之義守臣有感之者春故取之

○蘭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廷而揚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文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燕昭王封樂毅為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
思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
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
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煥為茂才煥為呂布所
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再三彊之不許布怒以兵脅
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曰煥他日之事劉將軍猶
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
止此與未乾薦禰之墨已掃入室之戈者厚薄為何如
也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與而卒以致
富家襲好學不應辟命棄我取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
而卒以成德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襄知王之
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卧具擇其所喜而
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
為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
鄭襄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
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子新人見王而掩鼻王
以問鄭襄襄曰其以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
無使逆命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
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
節當時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

絞殺馮氏繫之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婦性陰險如此小人陰類也其妬賢害正之心根自天性隱奸伏計奔讒機毀固有深於女婦之智之所為者誰能早察而預覺之邪宛之死非不知也吁可畏哉可畏哉

○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多持女遠遁城

中益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伯婦來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壻入報河伯更得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壻投河中自頃曰何父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壻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向河立良久復欲使廷掾與豪長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頃吏豹曰廷掾起無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夫歸矣鄴吏民大恐足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此事古今其孰有能行之者乎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

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率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豹之意即子亢之意痛殺者之無辜而設是以救之也豹以殺止殺其法厲甚仁人君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乎而至誦殺數人殆於不教之虐矣子亢之言要之祇足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愚婦之行固有慷慨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子亢之言豈不有以啓之論事不折諸理之有益與否而術以懼人庶竊疑非君子之所尚也

○備公孫鞅入秦為左庶長定變秦之令今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能徙置北

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先是吳起任魏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夜日置表南門之外令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僨表謁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令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如植不得所賞自是民信起賞罰鞅之徙木起之僨表意也語曰下令於流水之源君子之出令也期於順民上當天心下合人意民將自趨如不及焉有假物寓爵賞先動駭人耳目以示信之理哉信以誠見民先駭焉誠於何有令以信行信以布惠則國安而身福而起與鞅也專用其私智為國

討怨欲善其終庸可得乎起事呂氏春秋云爾史記起
傳不載起傳云吳起猜忍人也鞅傳云商君刻薄人也
猜忍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
堪之太史公論起以暴刻少恩亡於楚而又論鞅以少
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于是矣乎
○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妨廢耕戰
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
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
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
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
禍水之源乎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
約價千金隣子不與略典夫一布為千金之償利極厚矣
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十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
於異時也世人殉目見其獨一隣子耶貧賤之士空言
弗信於時方未遇如蘇秦者不亦可哀也哉衛青少時
歸其父使牧牛民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
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誠有識之者已亦不信其言
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
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祥徵也王敬則母為
文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

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矣之之人固不以為信也
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
不拘繩檢人呼為廢韓五有日者言其當竹三公世忠
以為侮已毆之日者則誠識世忠者矣然反以致其毆
何哉不見信也已且弗能自信而何以望於人然則世
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
有怨不可不忘之也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璠瑁
簪刀劍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
履趙使大慙使者之見如此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
更子李同說平原君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平原君
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為之却
三千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君平日所養之客也然則
其所失者不獨一毛遂也

○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荆軻乃欲為曹沫劫齊
拒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王嘗仇齊矣
樂毅嘗為燕用矣丹不知效法先王之禮賢而軻非其
人也函於期之首為使秦之資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
報仇也軻之事成不足賢也燕之患固在也矧事不成
而累丹以不義乃墜燕之社稷耶馬遷傳刺客五人軻
其至拙者或曰子房用狙擊事不成與軻何異子房報

君仇之大義則震動乎天下矣其不成天也以秦之法
令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竟不能得良之智深矣博浪
冰中祖龍無完魄矣他日佐漢滅秦帷幄籌策皆沙中
一擊之餘事耳軻也何敢望良

○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
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
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詈人也嗚呼
此人情也在已與在人異觀而不正之人終必人之所
棄也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
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美哉言乎是宜

丁公被戮於項亡之後而屈氏獲顯于隋滅之餘

○漢高初入關欲擊秦峽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
可輕其得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令酈食其持重寶
項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此貪者餌之利而誘之術也
陳豨反代高帝問豨將皆故賈人也曰吾知所以與之
矣乃以金啗豨將多降者此非即子房所教者乎後漢
度尚擊桂陽賊至南海多獲珍寶而賊黨衆猶盛尚欲
擊之士卒驕貴莫有鬪志乃詐而焚其營積下令勵衆
徑赴賊屯遂大破平之晉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
走欲入海恐官軍之躡因緣道多棄寶物子女聚麗盈
目牢之等隨處收歛恩得復逃入海是知觸麋之犬不

當復顧免也

○或問新城董公遮說漢王三軍素服之言大義皎然而張子房曾念不到此何也始漢王入秦宮欲居之樊噲諫不聽子房曰秦無道沛公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柰何安其樂乎子房之見蓋猶是矣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勸漢高得封進言之難如此

餘冬序錄卷八

餘冬序錄終相卷之九

內篇第九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凡用兵制勝在已成功在天淮陰侯拔幟傳殄沉沙決水之事古今戰陣中之奇勳也然天實為之以相其謀耳柰在車說成安君曰韓信輔以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願假臣竒兵據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不用信引兵下井陘遂破趙軍謂廣武君曰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為禽矣吾聞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成安君

誠用廣武君計信豈肯復下并陘乎澠水之後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此萬全計左車之所為成安謀者而龍且不用信得一戰定齊地此吾所謂天也成安君謂信兵不過數千今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龍且謂信易與耳今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二人者不誠於敵如此不計目前之事而為事外之計欲不亡得乎信為漢將所向無前與龍且遇時功業已半天下而猶且笑其易與是何足與知彼已乎而為項羽將有名者龍且輩而已

羽可謂不善將將者矣

○或問陳平盜嫂事魏無知不為之辯平亦不自明有諸否乎按平傳平以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平不親家事或問平何食而肥對曰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知無伯聞而逐其妻足知平無此事也

○漢高之困於平城用陳平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史稱平計奇秘世莫聞而應邵著其事甚悉此因桓譚之言為之耳譚曰陳平之使闕氏必言漢有美女今困急欲以進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而闕氏日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妬性必憎惡而請去之此說得行則欲使神怪故匿不泄也

譚之臆度如此戰國張儀誑楚地不與楚囚儀將殺之
所善靳尚謂楚夫人鄭袖曰妾王甚愛張儀而欲出之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
歌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
為言而出之鄭袖言于懷王故張儀此譚卻之言之所
由出而有以知平之所計者也

○漢高欲殺雍齒以子房一言而遷侯之季布鍾離昧
皆項氏亡將漢怨昧不如怨布之深也布宛轉至魯朱
家朱家能因滕公以言上而赦布昧投韓信昧素與信
善者乃捕昧以自媚漢何哉朱家之言豈信之智所不
及信之力顧不滕公輩若耶高帝能慨然許齒與布而

信不能生得昧於高帝耶昧罵信非長者且曰吾今死
公亦隨手亡矣信卒為蕭相國所給而死於女子之手
是固有天道哉

○陳稀為鉅鹿守過辭韓信信辟左右與步於庭之所
言者舍人弟士變之言也稀相代監邊擅兵數歲高帝
用周昌言案稀客不法事稀恐始反前此信所與謀誰
當聽聞其間乃爾甚悉又何以能久不泄如此信知稀
乃帝信幸臣也而敢以逆謀言稀安能保稀及諸耳目
之不發我以為利司馬通鑑直錄為舍人弟士變之言
謂是固不足信也信嘗羞絳灌等列眼中寧復有稀而
謂信為稀從中起信乃肯臣事稀以圖不可成之大事

耶又謂信使人之穉所而與家臣謀詐赦發兵部署已
定待穉報信之才乃當受人指揮者耶信誠有逆謀決
不使人之穉所決不待穉報以取敗謂信待穉報未發
而敗者兒婦口見誣事也或曰信反狀有無不可知彼
蕭相國而為呂后謀又給信入賀聽后縛信斬之不為
一言少緩須臾以俟高帝之命何也信相國之所薦者
是時相國思自脫禍不暇何暇救信噫帝欲除信久矣
史稱帝畏惡其能此其旨必素露於左右其討穉也自
將而往信留京師豈無防信之密言屬之呂后后用一
時飛語收開國之元勳而果於行誅后與相國謀必及
帝之所屬者此相國之所以無事乎奏報也帝已破穉

歸聞信死且喜且哀喜哀之間吾知帝之欲因事除信
而有密言也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呂氏實使之然非后
自為也后言於帝有不如遂殺之之謀矣而後令其舍
人告越豈非亦帝之旨哉嗚呼信之誅亦然

○貫高忍死以明張敖之不反而君子惡其首為亂謀
謂罪無赦可也酈寄詭謀以給呂祿為賣友而君子取
其能安社稷謂義存君親可也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賭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或毀
辟陽侯惠帝欲誅之達乃求見孝惠臣閔藉孺說曰君
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
陽侯誅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為辟陽侯言帝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亦倍矣於是
是閑藉孺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鄒陽傳梁孝王
朝求為漢嗣上書願朝太后議臣爰盎等不可王令人
刺殺盎事敗恐誅陽至長安因客見長君曰長君弟得
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
即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齒側目於貴臣矣長君誠
為言之毋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
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果得不治一事
一律陽之所為謀差正於建要之皆戰國之餘習也建
之為辟陽侯謀者史載陸賈實使之鄒陽之謀出於齊
人王先王陸與王戰國之士也建不終其節卒以喪身

無足道者鄒陽其才而不能不計逼所謂王長君以行
其言於上豈非世道固使然哉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

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必李廣

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

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

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

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

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

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稱彦超自海多殺垂戒後
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州縣官
橋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彦
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彦超同時若曹彬其
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
曰有主者上曰然則君主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
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
焉帝稱善丙吉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問牛行
幾里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

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
主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之自解之言與陳平
之對大抵相類其言近是而事則悖矣朱子謂平所言
得宰相體而程子亦以平為知學春以為平持所謂耳
學者其所言平槩乎未之能盡也吉起獄吏至大位知
以調陰陽為已責當時服其能知大體豈其然乎民間
殺傷與牛喘事有輕重人命之重足以上干陰陽都邑
之亂如此政教不行可知政教不行如此即陰陽不和
可知而吉顧區區於牛喘乎問何見事之不審乎吉之
所言又耳之於平者耳吉踵魏相嚴急之餘故得大體
之譽察於細而忽於距吾恐知大體者之不知是惑也

漢田叔為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杜暹為禮部尚書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宋蔡沉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沒徒步讓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曹脩古知興化軍卒于官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卒拒不受仁可謂漢之孝廉矣孝友克肖子也蔡氏父子道學之儒也脩古季女之識乃亦爾邪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歐陽永叔為蔡高墓誌云太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一百千為之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予於是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

○漢賈誼自長沙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時渾邪王降漢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以百餘人汲黯謂曰陛下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底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座坐張畫屏風畫射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班伯久病新起上指畫而問伯

曰紂為無道一至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
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我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武王號武謬太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
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賈生矯矯文帝朝凡為諸侯夷狄制度風俗禮義刑
罰教太子禮大臣及食貨利害等議事之當否後當成
敗無一弗讎者惜乎帝弗能盡用也漢藝文志有五曹
官制五篇或以為誼所條其誼傳中所謂草具儀法悉
更奏之者歟誼欲改正朔服色上黃及施三表五餌係
單于史譏其術疏此獨非可行者歟宋晦菴嘗云虜人

分明是遭餌誼之五餌不為則己為則須並用漢書和
親宋議金帛效固然也文帝十四年公孫臣言秦得水
德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宜改正
朔服色上黃丞相張蒼以為非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
帝迺召臣拜博士草改歷服色事臣之所議誼之議也
誼言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少其力割地定制令
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地盡而止燕梁它國皆然地衆子
孫少建國而空置之須其子孫生君之地制一定下無
倍畔心上無誅伐患帝不聽至景帝七國反叛禍莫大
焉孝武世主父偃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易制
今諸侯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

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封願推恩分地侯之上以德施分其國可不削而弱上於是詔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藩國始分偃之所議誼之議也以誼為帝議弗用而彼竊誼議得行焉奚故誼言之於其事先而彼言之而行於其已驗後時不同也然則誼何憾古人述作夥矣蘇子瞻才雄千古而獨喜誼與陸贄書誼之言固犁然有以當其心者春讀誼傳有感焉故著其事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揚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園花澗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

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先儒多不謂然以晁錯之誅極為濫刑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為冤之大者故也又曰如其言則于公賢於釋之釋之猶能抑番夫之賞辨罰金之罪賢於于公多矣春按釋之傳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蹕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上從之張於當時民不冤者特下廷尉蓋耳釋之嘗不嫌於景帝景帝立釋之常自危歲餘去位是錯誅在景帝

三年釋之蓋去位久矣使在位亦不能理錯也定國立
宣帝刻覈之朝趙蓋韓揚之死豈其所能救哉即事而
數之于公不如釋之者非于之罪其時不如張之時也
魏王肅告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
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
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龜山揚氏
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
已是則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

而擅誅乎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鏤工
私市他玉足之帶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
下邊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乃可於法當杖請論如
律由是下死洪邁隨筆曰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
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邊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
徑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當也洪之言得龜山之所議
者而春以渾猶未見肅論釋之事也春嘗考之隋書源
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
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
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
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

帝乃止又國老談苑載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賊受絹數百疋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杀二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是二事又隨筆之所未及論之者也

○漢竇嬰傳景帝弟梁孝王來朝工以竇太后少子有寵帝與飲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大后憎嬰嬰因病免春於此得嬰之所為賢者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淮南反時使嬰與蚡尚在淮南未必不憚嬰

而蚡向有私語固可無事乎說而下也漢誅灌夫及嬰而論夫者又為嬰累嬰之氣節不可沒也蚡規利賣國而病死於事未泄之前竟脫夷族之罪嗚呼孰謂二鬼能報冤哉

○汲黯公孫弘在漢武之朝豈可一日而同語哉黯嘗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達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弘茲言雖汲黯之直亦不得復與辯者弘置事而言不敢以所議與黯辯茲弘之所以為詐所以為不忠也黯之知弘審矣他日又言弘三公祿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

善者無過黷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
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黷言且無黷忠陛下安
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弘始為武帝言人臣病
不節儉茲為布被所以飾節儉之言也而黷及之故遂
自任以詐弗辭而帝益尊之黷兩言弘詐弘一不辯而
一自任一皆有術存焉小人機鋒巧於避就如此黷搆
柰之何哉嗚呼茲弘之所以為詐也茲弘之所以為不
忠也黷之知弘審矣弘言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黷孰有
性倨少禮之人而肯善夫曲學河世者乎弘妄稱黷善
已而匿怨以忠美黷何小人之多術也

○公孫弘嘗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為布

被食不重肉故人知其詐而不知其所以飾節儉之言
也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
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春茲表出之以著弘罪
○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
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
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
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虜卒犯之無以禁也
而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
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
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必衆而不

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可也然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讐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於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春以為餘事亦然故著之

餘冬序錄卷九

餘冬序錄極壯卷之十

內篇第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漢武用兵漠北諸宿將才氣無能雙李廣者然官止郎中令飲恨而死霍去病少年崛起以功致票騎將軍冠軍侯衛大將軍後貴寵遂無去病比者何哉考其為將廣性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貳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樂為用去病則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兩人志操相去如此史記廣謂麾下之言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其論去病曰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此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嗚呼人事未有不由於天命者以功名之事而歸之天尚奚論哉史稱廣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為垂涕此霍之所無也廣何恨哉廣嘗與故人論所以不侯之故故人云云廣曰吾在北平時嘗誘匈奴千人降而殺之至今為悔故人曰禍莫大於殺降君之不侯在此夫入亦在乎自脩求所以無悔者而已矣世之人未可以廣故而墮為善之心也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為將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聞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

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

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將用大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喪殲焉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武帝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飛以東義郎諫留守宗澤澤謂飛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之言去病之所見也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夾谷濟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

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無往不克夫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其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此其所以覆趙軍也○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為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義理是其見得真處即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輒不為哉魏公此言視武侯心可無愧矣

范滂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語以為君子行已立朝
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
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南軒張氏曰使他人答之
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言已自好而公更不
論一己利害其平生所養聖賢不過如此嗟乎此雖言
語文字之間要之其所以動天地質鬼神者自有在也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見說苑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
監馬而馬壯見漢書事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牛
受知秦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帝
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
穆漢武雖秦龍之劉累終不遇也

○漢酷吏傳稱周陽由為郡守武帝時最為酷暴驕恣
汲黯為收司馬安之文慈俱任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
均茵馮司馬安吾不知其何如人汲黯傳黯姊子司馬
安文深巧善宦豈其人歟本傳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好游
俠任氣節行脩潔當武帝時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
謁蚡蚡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張湯為廷尉黯質責
湯於上前又面觸丞相弘等懷詐飾智湯刀筆之吏其
言一不少借大將軍青既益貴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
黯之為人如此以蚡青之勢弘湯方柄用而黯無所屈
顧獨避讓一酷吏何也黯與由之不合可知者黯與同

車當嚙其面去之何均齒馮之有乎而謂黯未嘗敢焉
誣亦甚矣由為府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史載由恣橫一至是然使由遇黯亦自不敢迺爾黯初
仕孝景時以嚴見憚武帝嘗怒黯慙然特加禮敬不冠
不見也嚴助稱黯之節賁育弗能奪弘湯疾黯欲誅之
以事竟不可得大將軍聞黯賢數請問以朝廷所疑淮
南王謀反以憚黯不發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彼
周陽由何為者耶

○漢武帝病愈見未央廡馬瘦怒廡令上官桀欲下吏
桀言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繼之泣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至受遺詔輔幼主帝他日又因病愈
幸井泉道不治怒右內史義縱遂坐以他事棄市帝怒
縱時不至欲下吏持銜之則不如怒桀之甚也而縱以
死桀之泣蓋婦人之仁奸人之淚耳

○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名之所歸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
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為余讀史至兩人傳贊
有感焉為標出之或曰不有人功德而取富貴君子弗
道之矣質而弗文柰何黃山谷有言數十年先生君子
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
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吾於廣無憾矣

○班史公孫弘傳贊歷叙武帝朝得人之盛而以滑稽者廁之滑稽在興造功業制度遺文間何取乎東方朔當時頗有諫諍枚臯文章非碌碌可比當時人物卜式輩二子豈多讓也而孟堅特目之滑稽班史於善善之義短矣

○漢武時主父偃以上書為郎无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偃後以罪誅晉桓温為大司馬嘗云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温後以逆終

○漢武帝拜田千秋為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

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誡其非蠢爾外夷蓋中國所不齒也中國有失乃為彼之所輕如此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安石之才而有不免况其下者乎范祖禹為翰林學士時宣仁太后崩祖禹上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室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胡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明矣而哲宗不能聽其言任伯雨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若貸不誅

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黜悖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
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
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而章惇
竟得道其誅嗚呼宋君於是乎有媿於遼主而欲無夷
狄之輕侮難矣哉

○班孟堅作史叙嘗朱家者流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
趨人之急甚於已私厚德而薄望既以振人之命不矜
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
邊繼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徙民式田畜為事當時聲名
曾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迺歌入列傳焉豈

非朱家者流止能擅義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
嗟夫世之人賈虛商行賤儲而貴市賈儉其間稱貸之
際羽毛之輕有鄰容焉錐刀之末有陪筭焉龍斷而私秦
人相視如是者可以為朱家者流也乎可以為式也乎
塵土縑衣且營什一之方江湖苦舟善音寧免與販之
誦嗟夫孰不知義之為重哉務得之心勝之耳積而能
散此人之所以難也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為掾樊曄以
一笥餌拜都尉孟佗以五斗酒搏刺史即事而數之千
秋其優乎千秋猶能悟主第不當以此遽致相位爾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監鐵還奏

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誥其義謁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愛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顓何也且監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偃窮詘服罪洪武中御史凌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天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

○漢霍光廢賀立宣宰相楊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魯海西既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温也中堂吹簫角御史中丞王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恬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於延年矣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也責問乃伏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

人奇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與兒別禁一處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還泰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歎服隋于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一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任氏服罪而去誠之不可掩如此

○漢張安世父子封侯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玄練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史臣欲明安世之賢其富非楮克而致之者雖然身都將相焉用殖貨為哉此與拔園葵去織婦者異矣

○漢孝宣殺趙蓋韓楊皆不厭人心後世追論其用刑之刻必並舉而言之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不及趙者豈以廣漢持魏相是非猶有自取之道故邪

○趙廣漢之死魏相為之縗延壽之死蕭望之為之縗韓延壽善為政坐法棄市吏民莫不流涕延壽三

子皆為即吏延壽臨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延壽死非其罪三子去官不仕是也延壽教子勿為吏以已為戒何也延壽為吏有罪屬其以已為戒可也已誠無罪何戒於死哉范滂坐黨錮死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君子於此有一聽之天而已矣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書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為丞

相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冥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夫實似道毋憂再起焉

○趙雅憮謹班婕妤好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入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理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禮祀矣

○陳咸之父教子以調而咸違之崔烈之子譏其父銅

吳烈亦耻之不德不可以為訓於家如此

○漢哀帝以王嘉封還董賢益戶事無所發怒而追責其薦梁相等事此徒欲加之罪云耳孔光等劾嘉遂國罔上不道請詔嘉詣廷尉詔獄光何為者史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相等無罪復蒙大赦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嗚呼此上指也嘉仰天歎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徒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因遂不食歐血死嗚呼孔光何為者嘉之死光有力焉而嘉猶以不能

進光為負國嘉則賢矣然不可謂知人也史稱上覽嘉對思其言以光為御史大夫尋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云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帝之用光豈為思嘉言哉帝嘗令董賢私過光光知帝欲尊寵賢及聞當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用賓客鈞敵禮此帝之所以用光也使帝而思嘉言豈不亦知嘉之無罪哉傳嘉以前毀短光免為庶人歸故郡丁明以素重嘉憐其死册免使就第光既相賢遂權倖人主光者非嘉之罪人耶

○為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語常上下之

分未定之時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為過范增而漢
用張陳之博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
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褒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
所事或比之匪人或孑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
哉

○董賢之死所厚吏朱翊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
賢屍葬之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詔詔直以賢所厚吏
自可誅矣

○鄧禹師行有紀百姓携負迎降日以千數衆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垂髮召戴白滿其車下莫
不感悅然自馮悛叛後威名稍損戰數不利歸附者日

益離散事會之變蓋不可期如此地道無成而待有終

也光武繼禹若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

歸者數千而去者相繼固不同矣

○馬援為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

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

子手中邪金完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

病死瀟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

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

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墜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

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

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竇融與隗囂書有云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入太過以德取怨余嘗三復此言

○蔡遵薨於年光武悼之甚每朝會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蔡征虜者惟帝念功不以存沒為間帝於股肱之痛情蓋有不容已者矣群臣聞之自省其能憂國奉公否乎法遵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姚期乃曰陛下哀念蔡遵群臣各懷慚懼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何慚懼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是歎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機耶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為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

辭貴人問故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土取婦眄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興之言卒驗于其家樊儵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文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爾止一子柰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念儵故諸子得不坐然儵之言卒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肖家有藥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為方劑而不能自

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恨哉

○張敬夫論羅子陵非素隱行恠必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人才固足辦之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其未能信從故寧不就之耳嗚呼子陵之心固如此哉春觀子陵與侯君房書之所言有以知子陵之胸臆矣霸得書奏帝帝有狂奴故態之哂及幸其館撫腹之間聲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豈禮貌賢者之言也子陵是時年亦已長矣帝不以師友處子陵而有諫議大夫之除何哉帝問已何如昔時子陵謂差增於往其素不足帝也可知使子陵而職諫議大夫不

能一毫阿諛順旨而帝又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則如子陵何哉帝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其大臣至以直言死其群臣往往以非議而見罷黜將來之事發后易太子皆人道不可之大者子陵是時有死其職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職非賢者所以愛其君之初意去其君於受職之餘孰與今日之不受之為全其節而君臣之間兩可無憾也哉嗚呼此子陵之心也春敢以足南軒之所未悉

餘冬序錄卷十

餘冬序錄畢玄卷之十一

內篇第十一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也

東觀漢記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也見幸而睦性
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
謝絕賓客汝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朝賀召而謂曰
朝廷設同寡人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
賢樂士臣雖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哉此乃孤
幼時進趨之行大夫其對以孤蒙爵已來志意衰惰聲
色是怨狗馬是好使者奉命而行齊江夏王鋒降昌初
為侍中及明帝知權蕃即危懼江祐嘗謂王曰江夏

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羊景之著名
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
歎曰江拓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
斃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春惟
此鋒乃效效北海靖王之匿迹也而所遇非顯宗之世
矣鋒嘗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
亦舍真而擬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衡風不能
折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冰凍於當年燕後遇之可
詠明帝謀殺諸王遂遣人逼害之江敷聞其死流涕曰
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春惟此正鋒之自
著其平生者也而所自見則又自違於所歎江拓之言
矣其及禍亂世豈不官哉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兩不欺書夫孫性私
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若如是何忍欺
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請閣持衣自者祐曰緣以親故受
焉攝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遂以衣遺
之歸卓驥曰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莫心也孔
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
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所謂觀過知仁其
此類歟

○後漢書羊曾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
千石會採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獲法合浦無珠能

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
知物哉通貪就廉化之所感如此尚書虞愿為晉安
太守却出蝮蛇膽可為藥有餉愿汝之二十餘里一夜
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
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為仁義之心致然唐柳子厚
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之入生盡者五載矣以貢則
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
是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
役而不吾貨吾以是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
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
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願効其命而况人焉有不

誠於明潔而給於貪戾者乎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
以雞一大本水一盞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
白水者欲吾清也拔大雞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
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強扶弱以
惠政得人語林魏即太守陳異嘗請郡民尹方方披頭
以水洗蟹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
如理髮也水洗蟹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
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班固傳教為實意典文章憲敷宗族實皆免歸而
固每于獄柳宗元劉禹錫等為王叔文主任承聽謀議

叔文任賊朝士附之者皆被斥黜而宗元竟以賊請死
文章之士不為君子所重其始此輩有以宗之故歎
○漢真謂祖經以决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陰誦以殺降
而其家二十八年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於虞氏一家
即可知勤武矣

○風俗通穎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
袁山松後漢書范冉嘗者姊病設食冉出門留錢而去
姊追送之里中獨高下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
輩而云不從我菜平毋歎曰吾之微志乃在謹賢之口
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典史程堅清潔居貧諸姬共漂
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市何為不食人

食沐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
有先孰者呼使食客者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
其名流播異域如此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
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
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嗚呼名不可掩
如此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何必以名為諱屈原
有云是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此豈非亦人情也
○漢劉寬行過失中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
頃認者得牛送還謙曰漸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
見歸何為謝之晉宋冲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

於林下大慚以擯還冲冲竟不受二賢之量一也而巨
容竟以不受視文饒何如哉君子不欲為辱人之行然
則處世如文饒亦可以止矣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饒
之寵與執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饒不同如此寵之選
受一錢不若執飲盃水之為其矣

○鄧攸守吳載米之部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攸清
而過者也推其類吳部豈所當任吳水亦當無飲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
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

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在上者多
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
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
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其
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
奏擯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
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
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李相
錮之於盛世韓之言文即表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
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鏡意天下事患諸路監
司不才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

公曰六夫則是一筆富素以文事焉知一家哭矣范曰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琦執政用監司
或非其人公夫人弟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法造化
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
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
誠有袁杜韓之仁之怒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
之所論者然後可

○後漢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
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
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矜其事也觀過知仁非
取其過也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應州郡命嘗盜殺猪

羊以供母此亦在可矜者乎不戮於市為厚矣

○漢靈之世追沈約當或謂李膺可去矣膺曰事不辭
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
之乃語詔獄考死郭揖欲引范滂俱亡曰天下大矣子
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
流離乎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以十數連逮叔考編
天下夏馥聞之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
及萬家何以生為馥之譏儉良是馥剪鬚變形入林慮
山中惡姓名為冷家傭人無知者視彼膺滂或生或死其
賢孰愈袁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
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

子獲此即晉之三叔矣乃築土宇于庭潛身十八年乃
卒聞之其生與馥同異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
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歎
曰吾冀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燒
書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膺人居
一十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郭泰故太學生也雖好臧
否而不為危言叢論獨能免怨禍于濁世司馬溫公稱
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為當
時黨人所不能及信夫鍾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脩
常云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
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
過以致怨今豈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張讓父
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
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此其先見遠識不亦明哲也乎
宋人記歸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
忌之亦少如當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忌怨日至朋
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
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
如救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
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其
可不知此也

○漢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乃獨吊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其太丘之謂乎
晉孫秀為琅邪王都吏求品於鄉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齊焉戎衍比諸太丘或媿其公道矣

○漢陳宣之遷太丘長子紀建安初拜太鴻臚子群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西晉王澄行經陳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太位其足為家世邦國重乎意欲為家世

重雖長亦勝公卿欲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亦不足蓋於七評是在入德行何如而已矣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還里舍請進謝罪進不即矣張遜向其子婦為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北齊趙王叡等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當就道士開重賂於婁定遠願一辭覲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東漢北齊遂致亂亡嗚呼大臣為國家除深姦巨蠹事變旋踵不保如此任世道責者可無多防小人術耶

○漢荀爽作女誡原作善之意豈特欲遺訓人世女子

固將以為內範教所生也。爽女采適河南陰瑜，瑜卒，爽復以許同郡郭爽知其不從詐病，為召歸，令婢扶抱歸。郭此何義也？采之自縊於婦道，則全矣。列女傳采適瑜，瑜卒，爽復以許同郡郭爽知其不從詐病，為召歸，令婢扶抱歸。郭此何義也？采之自縊於婦道，則全矣。

○荀爽謂李膺為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為李君御矣。趙咨過滎陽，曹嵩迎之，咨不為留，嵩以不得見為天下者也。

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術非所榮，而爽以為喜，一不得見何足深媿，而嵩恐為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語其然乎？此風今蓋微矣。

○東漢潁川陳氏公漸，御卿，慚長正謂其一代不知一代也。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跡於董卓，專命之郭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衛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其非矣。荀爽與陳同鄉，並時世有名士，繼塵承則而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范史論李固，接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冀上也。魏公瑒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

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廣自處將可知也春惟後魏崔
光傳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遠居浮沉自得而已常慕
胡廣黃頭為久故為氣際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
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
王博通福光隨時便仰竟不臣效於是天下譏之嗚呼
以胡廣之為人而世猶有如崔光慕之取譏於世固宜
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之言而自師法耶

○董卓欲為弘農之廢袁紹爭之盧植再爭之而袁隗
報卓之譏廢之日隗位大傳不自引罪至親解帝重綬
扶下殿北面稱臣於是太后鯁涕群臣含悲隗獨何心
卓卓醜殺靈思后弑弘農王隗不能有言明年卓以紹

起兵遂殺隗滅其家隗有鬼不能無羞於漢廟矣隗死
何如死於廢帝之日春秋不能無責焉耳矣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
牛不良擄牛一下現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
季智等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安起過必在
此繼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
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鄰家離婚世論論者
以為其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
清獻公世論曰吾書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
則不敢為也司馬溫公世論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
人言者二公之所為可知矣吾人盍思所以告于天者

乎上天而可告對人無不可言者矣

○三國志滅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洪因怨紹不與通紹故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殺二義士欲以舉大事其可得乎晉書陸機兵敗成卻王穎殺機及其弟雲機司馬孫承下獄考掠數百終言機冤並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詣穎明承無罪亦并遇害嗚呼若承與慈者非洪宮之徒與洪恨不能抹超之難竟為超死而宮只為洪死承感二陸之顧死不忍誣竟為二陸死而慈人為承死非舍生取義者歟紹之不忠漢穎之不克興晉於茲而觀已絕於天意矣宮謂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美哉斯言宮之取

舍殺矣慈救承時承曰吾唯不負二陸死乃吾分卿何為爾慈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求生乎吾聞諸春秋崔杼弑齊君而蒯賧驅車入闔而死其御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無死可乎亦挈領而死嗚呼仁義之在人心豈有窮既哉

○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居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堂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堂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遂出一日而變之矣官得

後為將軍妻戎布乃止兵圍之急布降見操操字縉布
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若云師乎縉謂官
曰公豈平生自謂知有餘今竟何如官曰布曰是子不
思官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縉也官請就刑
遂并布皆縊殺之夫陳宮之所為布謀者若不見止於
布妻之言事誠亦未可知雖然二心之人而欲無疑於
人其可得乎心之無良而智有餘適足以殺其身耳布
謀及婦人不足責也操緩不縛意在活布而止於備備
之所言者即布妻謂布之言也此晉里克之所以見殺
於惠公也傳首許市宜矣

○表紹遣人招張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

曰歸謝表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繡懼
謂詡如此當何歸詡因教婦曹操紹有子譚尚莫適立
紹卒二子各有黨與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
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夜譚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
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新位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
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焉攻譚譚遣人詣操請救劉表以
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遠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
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
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
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金

禾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晉州天
性峭急仁君度數弘廣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務先除曹
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
若迷而不反則胡虜將有譏笑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
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
者也譚尚皆不從後皆為曹操所滅嗚呼紹與兄術之
闖瑯卻深先己不相為外禦矣譚尚得於家庭之教固
可知也紹取譚於賈誦而父子莫能自回譚尚見訓於
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至亡族豈不哀哉表之為袁
氏者良足為忠言已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二子珣琮
亦復參辰於其父沒之日何哉表為時娶其後妻之族
致令愛火惡長毀譽日聞身當就木而琦不得奉治命
焉是時操軍雖不至荆二子亦決無相全勢矣曹操始
自立為魏王時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賈誦誦嘿
然不對操恠之誦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
誦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遂定丕為嗣
袁劉之事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